

血 染 东 南

解思忠 著

血染东南

工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方志敏领导赣东北人民苦战三年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业绩为史实，将数十个传奇故事演义成篇：有行刺、有偷袭、有劫狱、有策反、有借尸蒙骗、有砍头生还、有洞房喋血、有酒色机关、有勇斗“绿眼红舌之鬼”、有大战“刀枪不入之神”、有活人冒充泥像被搜索居然视而不见、有大汉扮作新娘受调戏竟能转危为安……一个个险象环生的场面、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构成了波澜起伏的画卷。方志敏等革命英雄人物浮雕般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采用古典小说章回体手法，雅俗共赏，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血 染 东 南

解思忠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93,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衡水第1次印刷

印数：1—12,410册

统一书号：10007·169 定价：2.4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张念宗重返漆工镇
于麻子行凶湖塘村..... (1)
- 第 二 回 方玉辉枪打老劣绅
方志敏潜回赣东北..... (17)
- 第 三 回 郑细蓉深夜送密信
洪千娘拂晓迎亲人..... (31)
- 第 四 回 于麻子授意挑亭端
罗愁俚无辜吃官司..... (48)
- 第 五 回 方志敏雨夜走波阳
李士楷灯下传佳音..... (62)
- 第 六 回 众英雄聚会窖头村
张念宗搬兵南昌城..... (75)
- 第 七 回 兄弟会大闹沙路村
革命团攻打烈桥镇..... (91)
- 第 八 回 赴横峰方志敏播火
饮血酒穷兄弟结义..... (105)
- 第 九 回 遭出卖英雄赴刑场
得营救缪敏出牢笼..... (113)
- 第 十 回 兰丈金痛打牛魔王
革命团清算兰剥皮..... (128)

第十一回	特务连偷袭漆工镇 二英雄脱险天主堂.....(142)
第十二回	攻葛源起义军失利 惩恶棍于麻子丧命.....(153)
第十三回	罗愁徕虎口逃余生 兰丈金挥刀显神通.....(165)
第十四回	方胜峰会议挽危局 金鸡山大捷振人心.....(178)
第十五回	方志敏一日三遇险 兰老辈挥锄勇除奸.....(189)
第十六回	昭大义方志敏灭亲 施妙计李炳先买枪.....(203)
第十七回	赤卫队扼守黄泥坝 独立团巧布迷魂阵.....(219)
第十八回	邵式平走险搞兵变 吴次仁起义投红军.....(230)
第十九回	周治群贪财打弋横 小洪宝鸣枪诱敌兵.....(243)
第二十回	郑细蓉舍身救战士 方厚兴纵火烧敌营.....(253)
第二十一回	庞云飞投敌反丧命 汪梅亮设法巧送粮.....(264)
第二十二回	为送盐母子同殉难 悼英魂官兵尽含悲.....(275)
第二十三回	入红区李明清觉悟 陷囹圄杨莲花策反.....(287)
第二十四回	马长发辱打李明清 邵式平整顿起义连.....(297)

第二十五回	顽抗到底叛匪遭歼 高谈阔论王筠失算.....(307)
第二十六回	采草药黄道救乡民 入洪门恶霸上圈套.....(316)
第二十七回	周卫忠刀斩水蛇崽 方益民酒醉牛魔王.....(330)
第二十八回	兰丈金勇夺机关枪 方玉辉搜索狗仔虫.....(342)
第二十九回	李炳先摸鱼取弋阳 宋德卿落水见阎王.....(354)
第三十回	独立团奇袭景德镇 赣东北成立苏维埃.....(362)
后 记	

张念宗重返漆工镇

第一回

于麻子行凶湖塘村

话说清朝末年，江西省弋阳县烈桥镇有个财主佬姓张，年轻时卖假药闯荡江湖，见过天子出巡、状元及第、知府升堂，肚里寻思道：原来人世间还有这等荣华富贵的事情！无奈他仅上过半年私塾，就念了个《三字经》和《百家姓》，哪里作得出应试文章？更谈不上金榜题名。感叹之余，便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心想：儿子一当官，我就是老太爷，自然也能跟着沾点光！

这财主佬只有一个儿子，取名念宗，生得鸡胸龟背、蜂目蛇形，更兼好吃懒做，顽劣异常；他却视同掌上明珠一般，从小延师在家，教授四书五经，自己饭后茶余，还要耳提面命，将那“学而优则仕”翻过来、覆过去地讲了又讲。谁知这小子把劝他读书的话全当了耳旁风，心却被“当官”二字撩拨得野了，连做梦也想着头戴拖条毛顶子^①，身穿马蹄袖补服^②，前呼后拥地坐八抬大轿。平日里不看书还有点精神，只要捧起书本儿，眼皮马上就象涂了胶；每当听到镇上来了县衙门的人时，哪怕是个送信传令的狗腿子，也要偷偷溜出去，张嘴引颈，鼓着眼珠饱看一通，直到人都走得无踪无影了，还站在那里发愣。

诸位，你以为从前那些书生中举、取进士是件容易的事么？谁不是数载寒窗、点灯熬油，拼着命争来的！象张念宗这样的公子哥儿，只想着走路拾个金元宝这种美事，压根儿就下不了那份

①拖条毛顶子：清时官员的帽子。因后面拖根翎毛，故称。

②马蹄袖补服：清时官员的衣服。因袖口状如马蹄，故称。

苦，怎么能考得上？到头来是次次应试，次次落榜，年过而立，还是个老童生^①。那财主佬一看儿子是这样一块料，一气之下，得了瘫病，不久便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呜呼哀哉”了——到死也没有沾上儿子的光！老子一死，张念宗这猴儿总算自由了，立刻把老师撵跑，书本儿烧掉，然后招了一帮子地痞流氓，专门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了方圆几十里无人不晓、无人不恨，又无人敢惹的头号劣绅，自封为“烈桥王”。

宣统皇帝被赶下龙廷后，弋阳县也施行了“新政”：除将原来的“知县”改称为“县长”外，还把全县划分为九个区。烈桥地处九区，张念宗便成了当然的区长。九区的区公所设在离烈桥十里的漆工镇上。

前面说过：张念宗从小就是个官儿迷；这下子总算让他给捞着了！虽说这“区长”官不入品，在一区之内却是个太上皇。他走起路来挺胸凸肚，手抄在背后，两只脚好似腾云驾雾一般，都快要离开地面；遇到人时仰着个脸，眼珠子差点要翻到了眉毛上边，说话舌头也不知道该怎么转才好，一口一个“本区长”——生怕别人忘记了！张念宗除了抖抖威风，当然了，少不了还得在老百姓身上刮刮民脂民膏。他一走马上任，就新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喝酒要“酒捐”，吸烟要“烟捐”，杀猪宰羊要“屠宰捐”，连娶亲的婚帖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②，名曰“喜捐”；此外，还有什么“营业税”、“债契税”、“人丁税”、“门牌税”、“锅灶税”、“草鞋税”……最稀奇的是叫花子也得缴纳“乞讨税”，缴不起用劳工来抵偿。搜括来的钱财，名义

①童生：明清两代称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

②印花：旧时由政府出售，规定贴在契约、凭证等上面，作为税款的一种特制印刷品。

上是修桥补路，兴利地方，其实呢，十有八九都落进了张念宗的私囊。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张念宗既是个官儿迷，时间一长，这小小的“区长”哪里能满足得了胃口？正好北洋军阀政府快要完蛋时，安福系^①当权，装模作样地大搞起“国会选举”；各县都要选出一名国会议员。张念宗心想：要能当上个国会议员多出风头，还是个进身之阶！于是，一面派出爪牙，四处收买选票；一面闭起门来，假造选民册。那时九区有选民资格的不到一万人，他却多造了两万；领来的这两万张选票上自然都填上了自己的大名。张念宗满以为当选为国会议员已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的事了，因此逢人便说：“本区长的诗书可没有枉读——这下子要参预国政了，还能到北京看一看冠盖京华。哈哈！”

张念宗正踌躇满志地做着议员梦，突然有一天，九区各通衢要道都贴出了一份油印刊物《寸铁》，赫然登载了一篇题为《猪仔议员》的文章，历数张念宗十大罪恶，把他操纵选举的勾当都披露了出来。一时间，张念宗的丑闻不脛而走，全县哗然；再加上想竞选国会议员的大有人在，也趁机落井下石，把张念宗弄了个没有吃到羊肉反惹了一身膻。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情。

有人要问：这张念宗是九区的头号劣绅，又是一区之长，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竟敢摸这只恶虎的屁股？诸位且莫性急，听我仔细给你讲——

原来，写这篇《猪仔议员》的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姓方名志敏，家住九区漆工镇附近的湖塘村。

方志敏出身农家，从小就敬老恤贫，好抱打不平。十一岁

^①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曾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

时，大年三十那天，看到财主带着狗腿子逼债，将一位孤苦伶仃的寡妇家席卷一空，连破衣烂衫、锅碗瓢勺都拿走了，便憋了一肚子的火。这天晚上，方志敏扎了个稻草人，蘸上粪便，在它脖子上挂张写着“抬头见鬼，开门招灾！”的白纸条，悄悄地插在那个财主的大门缝里。当地有个风俗——除夕夜吃团圆饭之前将大门关紧，叫做“紧闭财门”，为的是把已经进门的财宝紧紧关在门里；半夜交岁之时，又将大门打开，叫做“大开财门”，为的是抢先迎进“财神”。穷苦人家既无进门的财宝可守，又无光临的“财神”可迎，并不太作兴这些；越是有钱的，就越是要讲究，这家财主当然也不例外。到了半夜，听得座钟刚敲十二下，那财主便兴冲冲地拔门移杠，猛地将门打开，谁知迎进来的竟是那个稻草人，顿时气了个半死！

方志敏读了几年私塾后，十七岁那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校。在校三年，他不仅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文章诗词更是全校之冠，而且又关心时事，思想敏锐，再加上待人热情诚恳，很快就博得大家的拥戴。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掀起，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了研究新学，联络感情，纷纷集会结社；方志敏也组织了一个“弋阳九区青年社”，以“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为宗旨，利用课余假日，博览群书，纵谈时事，探讨社会问题，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投入了反帝爱国的潮流。小学毕业后，方志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为当时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校长便是该系的首领。他不仅把学校的教职席位当作私人应酬拉拢的工具，将一些有来头的或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人，尽管是饭桶一个，也聘来任教，而且挪用建校资金、材料，暗地里为自己盖了一幢豪华的公馆。这些弊端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终于酿成了一场要求改革校政的风潮，领导者就是方志敏。反动校长恼羞成怒，搬来军警弹压，并以“纠众滋事，煽动学潮”为由，将方志敏开除。

方志敏愤然离开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后，怀着对当局腐败政治的痛恨和改造中国的宏愿，辗转到上海谋生，终于寻求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根据组织决定，重返南昌，从事革命活动，并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方志敏这次利用回乡之机，在湖塘村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和“贫民夜校”，一方面开展平民教育，一方面宣传国民革命。他以当年“弋阳九区青年社”为基础，又吸收了一部分工农分子，建立起党、团组织，并办了一个八开传单式的油印刊物，每旬一期，起名《寸铁》——以这小小的“寸铁”为武器，与旧势力顽强地搏斗！正当要编印第一期时，方志敏听到了张念宗操纵选举的内幕，决定趁此机会，给这个九区头号劣绅一次狠狠的打击，便亲自撰写了《猪仔议员》这篇文章。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且说张念宗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岂肯干休？把个方志敏恨得入骨三分，日思梦想地要出这口气！无奈九区的革命力量当时发展迅猛，因此还一时不敢造次；等到方志敏不久返回南昌，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后，更是鞭长莫及。时隔不久，平地一声雷——九区也爆发了农民运动！张念宗一看大势不妙，便躲进弋阳城；没想到北伐军这时正好打到弋阳，九区农民协会趁机把他抓了回来，用白纸糊了顶冲天帽给他戴在头上，用根绳儿牵着四处游乡，还让他提面铜锣，边走边敲、边喊道：“我是老劣绅张念宗！”沿途千人指，万人骂，在全区游过一圈之后，那“本区长”平日的威风便丢得精光。九区农民对这个老劣绅早已深恶痛绝，又写了一张状子，派人将他押到南昌，交给省农民协会，被收进高等法院监狱——此时已一九二六年冬。

过了不到半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的“国民政府”。那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是朱培德，

此人乃国民党右派分子。他看武汉国民政府的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便玩了个“礼送”共产党员的鬼把戏——在南昌城里贴出“欢送共产党员出境！”之类的标语，同时派兵将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抓起来，说什么“南昌地处宁汉对立的前哨阵地，情况复杂，为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影响社会治安，你们到武汉去闹革命吧，我朱某人以礼相送！”然后武装押上火车，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礼送”出境。待到七月间“宁汉合流”，朱培德便马上撕下假面具，亮出屠刀，狂叫对共产党员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一时间，腥风血雨，千万颗人头纷纷落地！张念宗却被从监狱里请出来，安抚一番之后，放了回去。

其时正值初秋，俗话说秋老虎热死人——一轮骄阳当空，烁石流金一般！张念宗复仇心切，恨不得插翅飞回，混乱中劫了一匹马，早发南昌，三百里路程，赶太阳落山就赶回漆工。

这漆工镇位于弋阳城北六十里，是上饶、波阳两地来往行商必经之地。街面上除客栈、商号、茶馆、当铺、酒店外，还有些铁匠、木匠、石匠、篾匠、织麻、榨油之类的小作坊，虽不繁华，可在这偏僻的乡间就算得上个热闹的地方了。此时却萧条冷落，店铺大都关上了门，街上也没有几个人走动。

张念宗刚到区公所坐定，镇上的一班土豪劣绅闻讯纷纷登门拜望，彼此打躬作揖，寒暄问候，也有感伤于怀，抹鼻涕弹眼泪的。张念宗敷衍完毕，便瞪着蜜蜂眼，焦急地问道：“方志敏回来过没有？”只见一个三十来岁年纪，身穿警服，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凶眉恶眼、呲牙咧嘴的家伙操着北方口音回答道：“没有。我带弟兄们到他家搜过好几次了，连根他妈的汗毛都没见着！两个老东西也一问三不知，几脚踢不出个屁来。”——此人姓于，是漆工镇警察所的巡官，只因长了一脸又大又深的麻子，人都唤他做“于麻子”。

张念宗一听，顿时沉下了脸，长叹一声，把头歪着靠在椅背

上，闭上眼睛。旁边的人都如坐针毡，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如钩搭鱼腮，张嘴不出声。半晌，才站起来一个削瘦干巴、鸡皮鹤发的老头子，年纪少说也有七十岁，穿着件黑夏布长衫，前胸飘着几撮焦黄的胡须，后背拖着根猪尾巴似的小辫儿，鼻梁上架副金丝眼镜，手里端个水烟筒，腰里挂着一串牙签、耳挖勺、烟荷包。此人名邵襄丰，是个老秀才，在区公所里一直当文案^①，凭着一管刀笔^②，专门干些助纣为虐的勾当。农民运动中他也被游了乡，一气之下，得了个摇头病——一颗脑袋不分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摇个不停，带动前面的胡须和后面的小辫儿也一左一右地直晃荡，活象个拨浪鼓。邵襄丰站起来后，缓缓地踱到张念宗身旁，摇着脑袋说道：“区长休急！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方志敏迟早会成阶下之囚。眼下区长一路风尘，辛苦劳累，我已吩咐家人备了粗茶淡饭接风，以洗鞍马之劳。请！”说着，便把腰一弯，手一伸，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张念宗欠起身子，朝他拱拱手，说道：“多谢邵老先生美意！不是我性急，实在事关重大——你们都知道：这一带乡民以前敢如此猖獗，全是方志敏宣传煽动的。如今虽说又是咱们的天下，毕竟还兵荒马乱。方志敏是全省出了名的共产党头目，九区又是他的家乡，万一要再回来，真好比猛虎归山，后患无穷！”邵襄丰直起身来，皱着眉头沉吟片刻后，问道：“区长这次从南昌回来，没有听到点方志敏的消息么？”张念宗摇摇头，回答道：“上个月，朱主席派一营兵包围了省农民协会，去抓方志敏，谁知他突然就不见了，以后一直下落不明。眼下当局正在出赏洋通令缉拿。我这次回来前，还承蒙朱主席亲自召见，叮嘱此事，要咱们地方上全力协助。可是，到现在连个人影儿也见不

①文案：旧时官署中治理文书之吏。

②刀笔：喻其笔如刀，可以杀人。

上——躲到哪儿去了？”

张念宗话音刚落，旁边的人便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地纷纷猜测。有的说：“现在到处都在杀共产党，方志敏也许早已被打死了！”有的说：“他就是不死，恐怕也隐名埋姓、远走高飞——哪里还敢再回弋阳？”于麻子却拍拍腰里的枪，说道：“我看，不管方志敏是死是活，先把他家里那两个老东西收拾了再说！”张念宗摆摆手，说道：“不行不行！方志敏没抓到，他的父母还得留着——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于巡官，你可派人暗中监视方志敏家的动静，只要他一回来，就……”张念宗说到这里，张开手猛一收拢，做了个抓的动作。于麻子象啄米的鸡婆一样，连连点头，嘴里“哦哦”地应着。

张念宗两手撑着膝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踱到窗口，望着外面，问道：“区里的共产党都抓到了吧？”于麻子也赶紧站起来，凑上去指手划脚地回答道：“只跑了几个。其余的都被我抓来崩了！”张念宗突然转过身来，伸长脖子，盯着于麻子问道：“湖塘村的方玉辉呢？”于麻子搔着腮帮子上的麻子窝，吞吞吐吐地回答道：“他妈的！这小子本来也能抓住……结果……让他给跑了……”边说，边偷眼朝张念宗望着。张念宗哼了一声，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说道：“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话音未落，于麻子便抢着说道：“对对对——方玉辉家里还有三口人呢！”张念宗接着说道：“去！把你的几个弟兄叫来，马上出发。不先出了这口恶气，今晚连觉都睡不好！”于麻子应了一声，扭头就往外跑，出门时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儿跌倒在地。张念宗紧了紧裤带，对邵襄丰说道：“邵老先生，等我从湖塘村回来，再去府上打扰。”邵襄丰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不妨不妨！我在舍下恭候。这叫作‘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说罢，几个人一齐仰天大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于麻子就将几名巡警带来了，一个个都背着带刺

刀的枪；张念宗便和于麻子带着巡警奔湖塘村而去。这时，天已黄昏。

有人要问：这方玉辉到底是什么人？张念宗为何也把他恨得如此刻骨镂心？其实，方玉辉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农民，前几年才在方志敏创办的“贫民夜校”里开始接受革命道理，是方志敏在湖塘村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农民运动掀起后，他担任九区的农民协会主席，把张念宗从弋阳城抓回来游乡、押送到南昌，都是他带头干的。

闲话带过。且说张念宗一行人上路之后，于麻子紧走几步，凑到张念宗跟前，问道：“区长，你刚才说，上面出赏洋捉拿方志敏。不知能有多大的赏格？”张念宗伸出两个手指晃了晃。于麻子问道：“两百块银洋？”张念宗摇摇头。于麻子眨巴眨巴眼睛，又问道：“那……就是两千了？”张念宗回答道：“不对——两万！”于麻子“哎哟”了一声，眼睛瞪得老大，舌头吐出老长，说道：“啧啧，两万块银洋——够吃几辈子的了！就看哪一个祖宗坟山贯气的能发这笔大财。”说罢，嘴里还“两万、两万”地念叨个不停。

从漆工镇到湖塘村只有二里多路，拔腿就到。张念宗一行人进得村来，直扑方玉辉家。于麻子抢先一步，把门踢开，带着几个巡警蜂涌而入，“劈哩啪啦”一阵翻腾之后，从屋里推出一个五六十岁的婆婆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媳妇。张念宗一看，方玉辉的母亲、妻子、儿子老少三口儿都在，心里暗自笑道：方玉辉呀方玉辉，你让我游乡、坐牢，我让你家破人亡！

村子里的穷苦农民这时都闻讯赶来。张念宗迈着方步，到人群前面站住，“嘿嘿”地干笑了两声，摇头晃脑地大声讲道：“本区长又回来啦！九区又是我的天下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我张念宗背时的时候，还有我张念宗得势的时候。

‘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来是专找方玉辉算账的！以后谁

要不识时务，敢再犯上作乱，今天就做出个样儿给你们看看！”

张念宗转身走到那婆媳二人面前，喝问道：“说！方玉辉躲到哪里去了？”那媳妇神色紧张地摇摇头，说：“不知道。”那婆婆却白了张念宗一眼，把脸扭过去，没有做声。于麻子挽起袖子，走过去用枪指着婆媳二人，口沫四溅地大声叫喊道：“别装蒜啦！今天要再不说实话，老子就让你们吃‘洋花生米’！”张念宗用手把于麻子扒拉到一边，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现在，世道又变了过来，共产党已经完蛋了。方玉辉总不能老躲着不露面吧？只要你们把他找回来，向我赔个不是，本区长定会不念旧恶。”

那媳妇听了忍不住问：“真的？”张念宗连忙回答：“那还有假！告诉你们吧——连方志敏都自首了！你们还硬撑着干什么……”不等张念宗把话说完，那婆婆便瞪了那媳妇一眼，说道：“别听他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然后又猛地扭过脸，盯着张念宗，厉声斥责道：“你的鬼话能骗得了谁——志敏不是那种没骨气的人！你想让我们泄气吗？你想把玉辉骗出来一块儿杀掉吗？呸！做你的梦去吧！”

张念宗一看骗局被揭穿，顿时恼羞成怒，一蹦三尺高，大声吼道：“我今天就先拿你这个共产党婆子开刀！”于麻子早已往枪膛里压上子弹，听张念宗这一说，便对那婆婆一搂火——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只见她向后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马上又挣扎着坐起来，一手捂着血流如注的伤口，一手颤抖地指着张念宗和于麻子，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们这群……不得好死的东西！……志敏……玉辉……会……报仇的……”声音越来越小，突然头一低，就倒在了血泊里。

那媳妇先是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哭喊一声，扑了过去，一看婆婆已经断气，便伏在她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怀里的孩子也跟着“哇哇”地哭个不停。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土

匪”、“畜牲”的叫骂声；愤怒的人们瞪着眼睛，咬着嘴唇，直往前涌，却被几个巡警用刺刀逼了回去。

张念宗走到那媳妇面前，说道：“我就实对你说了吧——方玉辉是犯了死罪的人，迟早抓住活不了。只要你说出他躲在哪里，我保你平安无事，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若不识抬举，你的下场也和她一样！”

任凭张念宗如何软硬兼施，那媳妇只是伏在婆婆身上不停地哭；抱在怀里的孩子也早已哭哑了嗓子。

张念宗看看天色已晚，在地上急急地走了几个来回后，又停在那媳妇面前，喝道：“听着——我数三下，你要还不说出方玉辉躲在哪里，我马上成全你们三口人死在一起！”说罢，便喊道：“一——”那媳妇停住哭声，直起身子，看着怀里的孩子，解开衣襟，将他紧紧地裹住。张念宗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狞笑，又仰起头，拉长声音喊道：“二——”那媳妇抬起头，用呆滞的目光看了看乡亲，只见一双双眼睛都盯着自己；然后，目光又迟缓地移向死去的婆婆。张念宗等了半会儿，见她没有什么反应，便大喊一声：“三！”那媳妇全身哆嗦了一下，突然又扑到婆婆身上哭喊道：“你们要杀就快杀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张念宗愣了一下，冷笑着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想快点死？哼，没那么便宜！我要先灭了这小杂种让你看！”于麻子把枪别在腰里，立刻扑了过来，去夺孩子。那媳妇哭着，喊着，死死地把孩子抱在怀里。

这时，人群又是一阵骚动。忽听得有人大声喊道：“等一等！我有话说！”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只见从人群里走出一位年过八旬、发须皆白的老翁——他是村子里年岁最大、德高望重的老人，孤身一人住在村头一棵老枫树下，大人小孩都唤他“枫树爷”。枫树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张念宗面前，说道：“我